

长篇小说

《命运三部曲》第二部

風寒春俏

◎ 陈伟宏 著

南海出版公司

长篇小说

风 寒 春 俏

《命运三部曲》第二部

陈伟宏 著

南海出版公司

FENGHAN CHUNQIAO

风 寒 春 俏

作 者 陈伟宏

责任编辑 刘孝阳

责任校对 陈明孝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南省印刷工业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0400-6/I·221

定 价 2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作者简介

陈伟宏，1950年生于海南岛，毕业于北京自修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部队服役，当过公社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劳工科长，海南省人事劳动厅主任科员，海南省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稽查审计处处长。1986年参加《人民文学》函授班，被评为优秀学员，1997年被选送到中国鲁迅文学院深造。

曾发表过《飘摇中的楼堡》、《西沙的枇杷》、《我心中的红树籽》等四十多篇散文；《黄色光束里的阴谋》、《孤岛谍影》等十多篇中短篇小说；电视文学剧本《海魂行动》由海南电视台摄制并全国发行，被沈阳电视台列为1989年“青运会”期间重要剧目之一；电视文学剧本《天涯脚步声》和《白色死亡线》在1991年海南省剧本评奖中分别获得三等奖和鼓励奖；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风月流年》和《风寒春俏》均获得专家们的好评，被认为是揭示“残缺之美”的尝试和对当代人生的全方位描写与深刻的揭示。

有男人，才有女人。

有了男人和女人，才有五彩缤纷的世界。

是女人先偷吃了禁果，才发生这许许多多千古不朽的爱情绝唱……

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在反腐倡廉、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发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

人生命运，是喜是悲，是生是死，是得是失，一切尽在本书中……

真 人 与 真 作

——读陈伟宏及其《风寒春俏》

郑心伶

我初识陈伟宏的时候，他还在西沙群岛上。后来是通过彼此的作品，才慢慢地相互了解而成为知交的。至今已有 10 多个春秋，他换了几个工作单位，但真汉子的憨厚、宽宏、刚毅、诚实、进取与作家的执着、豁达、热情，却一点不变。所不同的是，他历经磨炼、考验之后，工作更有成绩，文学道路也越走越宽了。前面那块芳草地可旺呢！

我与伟宏虽说是同乡，而且一样属虎，一样酷爱文学乃至发誓要献身文学，但两人长期来谋面机会甚少，通信也断断续续，偶尔碰上了便紧紧粘住，海阔天空，包罗万象，说个没完没了。当然，更多的话题是属于文学与人生的。三句不离本行嘛。他的体会也很多，怎么读书、做人呀，怎么坚持业余创作呀，怎么在文坛交朋友呀，等等，越说越起劲。不知不觉，一瓶酒就半滴不留地灌到肚里了。我比他大一轮，自然以“老虎”自居，免不了要多说一些创作心得、研究体会，让他从内心发出“受益匪浅”的感喟，他在我面前自称“学生”，“老弟”，我也不客气地点头默认了。不过，我并非“好为人师”，只是由于当过多年的老师，人们叫惯了，我便乐意接受而已，况且陈伟宏对我从来都是那么诚恳，直爽得有啥说啥，他爱怎么叫我赞我就由他去吧，毫无介意，样样中听。总之，我始终觉得他对我说的做的都是“99”足

金，不必“严加戒备”，鲁迅的“防被欺”，在我们之间似乎真变成“多余的话”了。

有志者事竟成。伟宏搞文学创作早已铁了心，并且像模像样的有花有果了。从散文到电视文学剧本、中篇小说，他每次拿出来的成品，都不会缺斤短两或掺假，更不会搞人为的“炒作”，却常有好的反响。有他的作品在，其社会影响与艺术价值，自有公论，不必由我来饶舌，何况我是不会卖广告的，还迂得很呐！

就说他这部长篇小说《风寒春俏》吧，确是当前国内年产长篇小说以卡车计算的情况下，能紧紧咬住我，非一口气读完不可的感人好书。作为朋友的著作，为了避免感情用事，我总要拉开距离来读，但它给我的印象却很好。首先，它贴近生活，思想与感情都走进人的生命。主人公说的都是人话，做的都是与民众相关的事。当今，时髦与金钱常会冲昏某些人的头脑，要么故作高深，玄乎得很，要么像个醉汉，而且真能“作”，真会“炒”。而陈伟宏却很“老土”，始终泡在人民生活中，就难能可贵了。其次，人物与情节富有传奇色彩，而又自然朴实，没有胡编乱造的痕迹。“一个男人与三个女人在反腐倡廉、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发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是喜是悲，是生是死，是得是失，一切尽在本书中。”如果说人生就是一部小说、一幕长剧、一首史诗，那么，陈伟宏的《风寒春俏》对当代人生的全方位描绘与深刻揭示，是逼真的，其美学思考与演绎又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耐人寻味。再次，全书大处着眼，小处落墨，视野开阔而又特别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明明暗暗、是是非非。一个小乡镇就是一个大舞台、大社会，一次小事件可以折射各类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命运投影。陈伟宏的生活底子是比较厚实的，艺术驾驭能力也值得称道。这与他长期扎根生活底层与艺术上的不懈探索是分不开的。他既不当“先锋”，又不追逐名利，因而少浮躁，多

思考，冷静地体验生活，感悟人生，审视社会，所以笔下的“这一个”相当典型，艺术感染力很强。最后，现实性与大众性都十分浓烈。人物与故事好像就在读者身边，有时甚至还可让你跳进矛盾漩涡中去充当一个角色或寻找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要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可见作者与读者是息息相关的。唯其如此，作品才有魅力与生命力。解放思想是需要改变观念的，但总不能因之而逃离现实的时间空间吧？陈伟宏的作品，似乎平实些，但他是吸着今天的空气、吃着人民的饭才有劲写作的。他不管怎么放开来写，其骨子里面照样是“中华民族”与“现实生活”，不会离谱的，我相信。

陈伟宏毕竟是一条真汉子，又是有名的业余作家。所谓“真”，就是表里如一，就是说真话、干实事（包括作品都是真实反映生活）。所谓“有名”，更是千真万确。谁人无名？张三李四、阿狗阿猫都有个名嘛！有人为了标榜自己或取悦别人，“著名”、“经典”满天飞，大有超越鲁迅的架势。因为鲁迅先生从来都没有人加到“著名”的头衔啊。我们当今不少大小作家不是都轻易地“著名”了吗？但愿伟宏万勿垂涎这“著名”高帽。堂堂正正地做人，诚诚恳恳地创作吧。人民永远是母亲，生活是唯一的源泉，脚踏实地坚持业余创作，路子是走对了的。

出版小说作品本来不必加“序”，以上所述，权当“读后感”可也。万勿见怪，谢谢！

1998年5月22日

广州不闲斋

目 录

真人与真作

——读陈伟宏及其《风寒春俏》 郑心伶 (1)

序 曲 辛酸岁月 (1)

第一章 泪别沙场 (11)

第二章 琼岛巧遇 (41)

第三章 坚网初触 (73)

第四章 惨遭陷害 (103)

第五章 情深意切 (138)

第六章 忍痛割爱 (168)

第七章 肝胆相照 (194)

第八章 水到渠成 (226)

第九章 生离死别 (254)

第十章 艰难选择 (287)

序曲 辛酸岁月

—

深秋的海南岛，狂风呼啸，大雨滂沱。

南渡江畔，波腾浪翻，暮色苍茫。

小谭明拉着妈妈的衣角，脚步蹒跚地在南渡江边走着……

突然间，一阵狂风刮来，他身上那条破旧的灰色布衣，立即仰翻起来，并不停地摆动着。像一把张开的小雨伞，被狂风掀着往后退，一双小脚即将离开地面。但他没有畏惧，也没有惊慌，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衣角，顽强地与暴风雨抗争。

妈妈回眸一睨，心头一惊，赶快转过身来将他抱起。岂料狂风无情，暴雨无义，妈妈的腰肢还来不及伸直，两人却同时摔倒在泥水里。

“阿明，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不该在这种时候带你出来啊……”妈妈抱着浑身湿透了的小谭明，泪如泉涌……

小谭明没有哭，他伸出那双瘦小的手，放在自己的衣襟上抹了抹，捂着妈妈的脸，轻轻地说：“妈妈，您不要哭！妈妈，您不要哭……”

“阿明……”妈妈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她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丈夫，才拉着不满四岁的儿子，顶风冒雨，苦走江边的啊！

谭明爸爸原是江东中学校长，仅仅写了一篇反对“红卫兵造反”的文章，结果招徕杀身之祸，全家被关进“牛棚”。

爸爸性格倔强，经不起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折磨，就在昨天夜里，他逃出“牛棚”，毅然跳进了漩涡激流的南渡江……

爸爸含冤离开了这个人妖颠倒的世界，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她抱着小谭明，坐在冰冷的泥水里，凝望着白浪滔滔的江面，在她那悲愤交集的心坎里，这个苦难的世界将不存在了。

夜是黑沉沉的，黑得令人发栗。

夜是静悄悄的，静得万籁俱寂。

只有屋檐的滴水不休止地“滴滴嗒嗒”，仿佛为悲愤难言的人们，发出怜悯的哀叹！

当天夜里，妈妈做了一个梦，梦见爸爸抱着龙女，睡在金碧辉煌的龙宫里……看他那情意缠绵，心花怒放的样子！妈妈怒不可遏，大喝一声：“你好狠心啊！竟然抛妻弃子，跑到龙宫来享清福！”

妈妈一觉醒来，肝肠寸断，泪流满面。她穿好衣服，抱着沉睡的小谭明，亲了又亲，吻了又吻，泪水在小谭明幼稚而俊美的脸上不停地滑落。

“小宝贝啊！别怪妈妈狠心……”妈妈把爸爸曾经用过多年的红色“英雄牌”钢笔，别在小谭明的衣襟上，随手抓过一个破罐子——唉！她喝了那么多农药，整整有一公斤啊！

妈妈死了，万事皆休。而可怜的小谭明啊！却承受着父母双亡的痛苦和磨难，他幼小的心灵和瘦弱的身体，能够抗拒生活风雨的暴虐吗？

小谭明一早醒来，看见妈妈还在“甜睡”，他用冰冷的手捧着妈妈苍白的脸，轻轻地叫：“妈妈，我要拉尿，妈妈，我要拉尿……”

妈妈再也醒不来了，她的魂魄已经走远，她要到南海龙宫去，找爸爸问个明白：“为什么一惯纯情洁身的男人，死后却移

情别恋？”

小谭明尿急难受，拼命地哭叫着：“妈妈，我要拉尿！妈妈，我要拉尿啊……”尿湿了床上的被褥，湿透了妈妈僵硬的尸体。

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奶奶，捡牛粪路过谭家门口，听见小谭明声嘶力竭地哭叫，感到惊诧，赶快将畚箕放下，推门进屋，看见小谭明趴在妈妈身上惊叫惧哭，泪水满脸，她愕然无言，抱起小谭明轻声道：“小宝贝，不要哭！妈妈太累了，让她好好地睡去吧！咱们走，别……别惊动你妈……妈……”

二

小谭明依偎在老奶奶几乎没有热量的怀里，艰难地度过了几载春秋。他像一株扎根于沙土地里的椰子树苗，承受着自然风浪和生活风浪的双重打击，顽强地成长着……

每当老奶奶用她捡来的破布，为小谭明量体裁衣时，满是浅沟深渠的干黄脸上，眯起一条条欣慰的皱纹。啊！小谭明长大了，也长高了。

老奶奶年轻时可算是溪北四保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十七岁已经是乡村业余剧团的有名旦角。可惜她红颜薄命，花红蝶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三个富家子弟把她引上酒楼，将她灌醉，包房轮奸。从此，她浪迹天涯，坠入妓院，到海南岛解放后，才回到北沧老家。

虽说老奶奶穷困潦倒，度日如年，可她为人正义，心地善良。在收养谭明的第五个寒冬腊月里，她又从外地带回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名叫陈英，也是没了爹妈，孤身一人。老奶奶带她回家时，已是大年三十晚上了。

这年的三十晚上，天特别黑，也特别冷，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天上下着毛毛细雨，雨水从破漏的屋顶上滴落下来，刚好滴

在床头米缸的盖子上。老奶奶拿过一个破脸盆，盛着滴水，屋子里立即响起“滴滴嗒嗒”的响声，似是一曲凄惋的催眠曲，轻轻地，十分有节奏地在这间破瓦房里低吟着……

老奶奶把小陈英安置在木床的中间，奢望用她和谭明身上的热量，给冻僵了的小陈英一点微弱的温暖。然而，一张千疮百孔的破棉被子，横盖在三个人的身上，又能有多少热量呢？到了下半夜，老奶奶冻得无法入眠。“该死的东北风呀，都大年三十了还不得安宁。”老奶奶愤懑地咕噜了几句，浑身哆嗦地爬起来，摸着黑把煤油灯点亮，摘下挂在门后的一个破麻袋，轻轻地盖在谭明和陈英的身上。她看到谭明抱着陈英，睡得那么香、那么甜，在梦中还抿着嘴笑呢！那两张俊美的小脸，红得像两只熟透了的苹果。老奶奶笑了，笑得那样开心。

善良的老奶奶啊！您终于从这两张天真可爱的笑脸上，得到您一生中最美好的慰藉。

小陈英的到来，使谭明仿佛长大了许多。他在陈英面前，处处流露出真正男子汉的神态。他非常疼爱小陈英，处处关心和保护着她。因为他和小陈英，同老奶奶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啊！

端午节那天，村里进行龙舟比赛，这是海边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天还没亮，北沧码头上早已锣鼓喧天，喊声阵阵。学校的老师也被这种欢乐的场面所感染，临时决定放半天假，让学生随家人一起去看龙舟比赛。

谭明和陈英离开学校后，没有直接到北沧码头，而是手拉着手，欢欢快地往回走。他们想赶快回家，动员老奶奶一起去观看今天的龙舟比赛。

可是，当他们穿过那片茂密的红树林，走上后海岸边的沙滩时，突然，几个男孩子从红树林里闯出来，把他们两人团团围住。为头的那个外号叫胖子司令，他将书包往沙地上一抛，两腿

张开，双手叉腰，神气十足地叫：“陈英，听说你有一支古里古怪的钢笔，是从哪里偷来的？怎么不给我看看？”

陈英机敏地用手护着书包，不但没有丝毫惊慌，而且还十分自得地鼓起小嘴说：“胖子，你别血口喷人，那支钢笔是明哥给我的，胡说八道嘴上要长疮的。”

“什么？是谭明给你的。”胖子司令斜视谭明，轻蔑道：“哼！看你平日里老老实实，助人为乐，还当上了屁班长，什么时候也学会做起手脚来啦？”

胖子司令的话刚一说完，陈英“啪”的给他一巴掌，她不允许任何人污辱明哥。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奶奶和明哥是天下第一号好人，好人是最完美的，谁诋毁了他们的名声和人格，就是伤害了她的心。因此，她气愤地喊：“胖子！肥猪！不许你诬陷好人。”

胖子司令用手捂着被打红的脸颊，不甘示弱地喊：“快！给我抢……”

“慢！你们有本事就冲我来，别想欺侮陈英妹。”谭明将陈英搂在怀里，正气凛然地说。

几个孩子听到谭明这一说，先是愣了一下，几双惊惧的小眼睛互相睨视着，谁也不敢向前一步。

胖子司令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右手一挥，大声喊：“弟兄们，跟我上！别怕死，谁怕死谁是狗熊！”几个男孩子在他的鼓动下，抖了抖精神，舞拳弄脚，向谭明步步逼近。

谭明这时秀眉紧蹙，星眸闪动，像一头发怒的小雄狮。他将陈英轻轻地推开，奋起一脚，刚好踢在胖子司令的小腹上，痛得他“哇哇”直叫。接着他又向左挥出一拳，击中一个男孩的胸部，那个男孩只“哎呀”地叫了一声，瘫倒在沙滩上。然而，赤手空拳的结局，必然是寡不敌众。谭明被几个男孩子同时抱住，

动弹不得。胖子司令伺机冲上来，一顿报复的拳头落在他的脸上，鲜血从鼻子里往外涌流。

陈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拉着胖子司令的手，大声哭喊着：“你们别打我明哥啊！你们别打我明哥……”

几个小男孩放开谭明，在胖子司令的带领下，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陈英抱着谭明，悲痛欲绝，哭叫着：“明哥，你怎么啦？明哥……”

谭明没有说话，像一尊坚硬的玉雕石像，脸上没有悲伤和恐惧，一双坚毅的眼睛直视远方，鲜血仍在流淌……

三

人的命运，似是天上的风云，实在难于预料。

谭明和陈英生活在老奶奶的怀抱里，尽管艰难和困苦，但她们婆孙三人有说有笑，有爱有慰，日子还过得十分清甜。

然而，南太平洋上的飓风，像一群饿慌了的豺狼，大嚎大叫地蜂拥而来，一夜间就把这个凄苦而安宁的小家庭毁灭了。

那天夜里，简直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大树被连根拔起，房屋一间间倒塌。狂风挟着暴雨，一盆盆地从天上倒下。河水上涨，海浪翻涌，海潮像一群穷凶极恶的魔鬼，张开巨大的血口，把整个北沧岛吞没。黑夜里，只看见天地间一片银白，白得令人心碎，生与死在这白色恐怖中相互抗争着……

老奶奶那间破瓦房，经不起大风暴的肆虐，屋顶上的桁桷瓦片，早已被飓风卷走，只有四面墙壁没有倒塌，用于安放祖先灵位的长形木制小阁楼，仍牢牢地悬挂在两面墙壁的中间。

老奶奶一手搂着谭明，一手搂着陈英，顶风冒雨站在客厅里，神色惊忧地观察着摇摇欲坠的四面墙壁。

海潮不停地往屋里涌，潮水已浸到谭明和陈英的胸口，他们两人都十分恐慌。

老奶奶把他们俩搂得更紧，双眼注视着那个安放灵位的小阁楼，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各位祖先，你们显显灵，发发慈悲救救这两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吧！”

可是，苍天作孽，神灵也毫无办法，海潮还在往上猛涨，水已浸到谭明和陈英的下巴。在这关键时刻，老奶奶突然眉头一蹙，眼睛一亮，牵着谭明和陈英来到八仙桌前，大声说：“你们两人用力抓着桌子，千万不要松手，知道吗？”

谭明和陈英同时回答：“知道啦！”

老奶奶转身拆下一块门板，爬上八仙桌，将门板搁在小阁楼的空架里，转头对陈英说：“陈英，快！把手伸给我，用力往上爬，对！”

陈英爬上八仙桌，老奶奶双手抱着她的腰肢，凭尽力气往上一送，把她送上阁楼里。

谭明不需要老奶奶的帮助，他爬上八仙桌，双手搭在阁楼的木架上，用力往上一蹿，轻巧地攀上了阁楼，稳稳当当地坐在陈英的右侧。

老奶奶站在八仙桌上，水已浸过她的脚面，八仙桌开始荡动，她大声嘱咐：“谭明、陈英，你们两人一定要死命抓住横梁，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手，一松手就会被狂风刮飞的……”她的话还没说完，一阵恶浪接连打来，八仙桌登时被打翻，她的双脚一滑，身子一晃就掉进水里，被海浪荡出门外，再也爬不起来了。

谭明和陈英紧紧地抓着灵位阁楼上的横梁，不停地呼叫着：“奶奶，您在哪啊！奶奶……”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狂风卷着海浪，像一群凶猛的野兽，疯狂地冲涌而来，四面墙壁相继倒塌，谭明和陈英同时掉进

水中。谭明将一块门板推了过去，陈英刚刚把它抓住，就被海浪冲走了。谭明抱着一支木桁，在风浪中随波飘流，他不停地哭喊着：“奶奶！您在哪？陈英妹！你在哪……”

南海飓风拖着疲惫的步伐，穿越海南岛西北部进入北部湾，拂晓时再次在越南登陆，风力渐渐变小，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谭明被海浪推上一块小沙丘，退潮之后，小沙丘上堆满各种各样的残枝烂叶。他在晨光中渐渐苏醒，睁目望着这个悲凉的世界，心头一酸，眼泪像雨水一样流淌……

老奶奶不见了，陈英妹也不见了，只有那支木桁，静悄悄地躺在他的身边。海浪一阵又一阵地涌上来，企图把木桁卷走，可它好似谙通人性，任凭海浪怎样的逞强，它只是在海面上转了几个圈，又带着对主人的无比眷恋，悄然回到谭明的身边。

一艘汽艇飞速而来，两位解放军战士将谭明抱上汽艇，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军官，望着昏迷不醒的谭明，心情十分沉重。他将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盖在谭明身上，命令汽艇快速离开小沙丘。

中年军官名叫曹志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岛部队某师副师长。他老家山东，十四岁就参加八路军，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二十五岁就当上了英雄团团团长，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不幸身负重伤，失去了生育功能，从而就不想组织家庭。直至去年冬天，一位老部下偕夫人一起进藏工作，半路遇到暴风雪袭击，夫妻两人不幸身亡，弃下一个刚满十岁的女儿，曹志华顿生怜悯之心，请求组织允许他收养这个痛失父母的小姑娘。

谭明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上穿着崭新的衣服，睡在陌生的房间里，惊慌地爬起来，光着脚丫儿就要往外跑。

一个容貌秀丽的小姑娘走进来，她看见谭明光着双脚，惊恐